

INTERNATIONAL
CRIME

国际大案要案纪实

国际
大案

要案
纪实

际文 / 编

法律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RIME

国际
大案
要案
纪实

际文 / 编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大案要案纪实/ 际文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2

ISBN 7-5036-2613-5

I. 国… II. 际… III. 犯罪-案例-世界 IV. 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789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外文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87 千

版本/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社址/北京市广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内(100073)

电话/63266794 63266796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5036-2613-5/D·2223

定价:1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 | | |
|--------|-------------|--------|
| □(1) | 大藏省廉政风暴 | 松溪 |
| □(9) | 警惕：“黑钱”无孔不入 | 冰阳 |
| □(17) | 议员骗子发迹史 | 张帆 编译 |
| □(39) | “豺狼卡洛斯”服法始末 | 爱颖 |
| □(52) | 保姆杀婴案始末 | 江爱民 |
| □(62) | 法医记事 | 徐海林 译 |
| □(78) | 死亡护士 | 华明 编译 |
| □(84) | “沉默的羔羊” | 华明 编译 |
| □(104) | 忍无可忍 | 包力 编译 |
| □(113) | 越过死亡线 | 鲍晓明 编译 |
| □(121) | 窝里斗 | 邓泰兴 译 |
| □(127) | 便利店里的凶杀案 | 鲍晓明 编译 |
| □(136) | 法网恢恢 | 鲍晓明 编译 |
| □(142) | 凶案迷雾 | 宋怀宇 编译 |
| □(149) | 邪恶的黑蜘蛛 | 华明 编译 |
| □(159) | 诊所里的色魔 | 鲍晓明 编译 |
| □(168) | 罪孽深重 | 毛毛 编译 |
| □(180) | 伊戈尔之死 | 孙太辉 |
| □(194) | 摩萨德：神话的破灭 | 寒月 |
| □(204) | 美国“鼯鼠”落网记 | 纳兰逊 |
| □(210) | 联邦特工“卧底”记 | 何言 编译 |
| □(221) | 反恐怖战士的足迹 | 孙太辉 |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236) | 日暮途穷的“帕帕拉齐” | 西林雪 |
| <input type="checkbox"/> (245) | 网络——撕开个人隐私 | 纳兰逊 |
| <input type="checkbox"/> (253) | 美国考场作弊多多 | 松溪 |
| <input type="checkbox"/> (258) | 但愿这不是事实 | 孙太辉 |

大藏省廉政风暴

松 溪

日本中央政府负责金融财政事务的部门,并不像绝大多数国家那样称为“财政部”,而是叫“大藏省”。长期以来,大藏省在日本民众的心目中,是政府机关中最正统和最廉洁的机构,人们把能进入大藏省视为“走上了通向高贵阶层中的高贵层的轨道”,将能在大藏省工作当作本人和家族的荣耀。但1998年伊始,大藏省多名高官因受贿丑闻纷纷落马,或锒铛入狱,或引咎辞职,或悬梁自尽,使大藏省一时成为万众瞩目、千夫所指的焦点……

财官入狱

1997年,日本金融界丑闻频传。负有直接调查取证责任的东京地方检察厅,对与这些金融丑闻有关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终于在1998年初,将矛头指向了对金融机构负有“管理和指导”责任的大藏省。

1月18日,大约20名检察人员突然搜查了日本公共道路公司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大厦,逮捕了该公司会计主任、前大藏省官员、现年54岁的井坂武彦,其罪名是涉嫌接受了野村证券公司价值258万日元的“行贿性招待”。据报道,野村证券公司为了取得日本公共道路公司在海外发行的公债的

包销业务,从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间,野村证券的高层人员先后共41次宴请井阪,并请他打高尔夫球和赠送购物券等,共计258万日元。

以此为开端,东京地方检察厅将这类“招待式行贿”的搜查网扩大到了大藏省的现任官员身上。1月26日晚,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受贿嫌疑逮捕了两名大藏省官员:大藏省金融检察部的金融证券检察官室长、53岁的宫川宏一,和该部管理课课长助理、48岁的谷内敏美。宫川和谷内都是年轻时进入大藏省的,是从事金融检察工作多年的资深官员,在以往的检察工作中曾担任过负责人。据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宫川和谷内到1997年10月为止,分别接受了日本朝日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价值260万日元的招待以及三和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价值220万日元的带有行贿性质的招待,其中包括在东京都内高级菜馆设宴款待,以及包吃包住的高尔夫球娱乐。除了受贿嫌疑外,这两名官员还涉嫌向行贿的金融机构事先透露大藏省要进行的金融检察的具体日期和对象,以及在检察过程中对不正当贷款等违法行为暗自采取宽容措施等。

就在此时,日本的几家电视台同时报道说,大藏省为了防备东京检察厅的突袭式搜查,已转移了其金融检察档案室。

这些接连打向大藏省这条大船的巨浪,无疑使“船长”、大藏大臣三塚博首当其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纷纷落马

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曝光后,日本各界要求追究大藏大

臣三塚博责任的呼声不断高涨。正在审议“1997年度财政预算修正案”的许多在野党国会议员纷纷要求三塚博下台,否则将拒绝参加国会一切议案的审议。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批评三塚博“在管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同桥本内阁进行“阁外合作”的社民党和先驱新党,甚至自民党内部要求三塚博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响。社民党干事长伊藤茂对大藏省的丑闻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就连三塚博本人所属的自民党内部也有“在现在的情况下,作为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也是不得已”的呼声。

在各方的压力下,三塚博虽然在27日早些时候曾向桥本首相表示“无意辞职”,但最终不得不在28日清晨宣布辞去大藏大臣的职务,成为桥本内阁成立以来第3位中途辞去职务的大臣。

桥本龙太郎当天上午接受了三塚博提出的辞呈,并决定在确定新的大藏大臣人选之前,由自己兼任大藏大臣之职。据分析,桥本虽然有意力保三塚博,但为了顺利通过1997年度的补充预算案以及与此有关的法案,他只能让三塚博辞职。

但三塚博的下台并未使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引起的风波平息下来。28日当天晚些时候,大藏省事务次官小村武和大藏省官房长武藤敏郎也向桥本首相提出辞呈。据报道,小村武和武藤敏郎被认为对大藏省丑闻负有失职之责,在来自包括自民党在内的各个党派的压力以及桥本首相的要求下,被迫辞职。

当天晚上,被认为涉嫌此次受贿丑闻的大藏省银行局总务课金融交易管理官大月洋一在家中自缢身亡。据东京警方说,现年54岁的大月洋一是在东京广尾豪华住宅区他的公

寓入口处,用一根领带悬梁自尽的。最先发现大月自杀的是他的妻子。虽然警方目前还没有透露大月自杀的动机,但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检察机关在此之前曾传召大月,要求对他就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案进行调查取证,但大月最终没有前往检察机关接受盘问,而是自己走上了绝路。

30日,副大藏大臣久村竹石向桥本首相递交了辞呈。至此,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风波在多位高官相继落马后,终于渐渐冷却下来。

三塚挂印

舆论注意到,此次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引起的严重后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藏大臣三塚博不大情愿地黯然引退。不过据日本舆论界分析,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只是三塚博辞职的导火线,这一事态发展最终出现这样的结果,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众所周知,桥本龙太郎上台后,推出了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和教育改革等6大改革,作为该内阁执政的“旗帜”。这6大改革中,财政结构改革和金融结构改革是“重头戏”,而作为大藏大臣的三塚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作为自民党内重要派别三塚派的领导人,本想在财政和金融改革中取得卓越成绩,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争取在桥本之后登上首相的宝座。

1997年是桥本内阁推行改革的关键一年,但桥本及三塚这两位“理财能手”却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形势严峻、财政改革难行的问题,没有摆正“财政改革”与“景气对策”这两者的关

系,终于不得不最后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

首先,桥本和三塚对日本经济的虚弱认识不足,“加税”(提高消费税率等)和“减支”(削减公共投资)两剂“猛药”对经济恢复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晌。在日本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改革优先”的立场,坚持“不减税”、“不发行赤字国债”,与经济界的想法相去甚远。经济界一直在看桥本政府是否动用财政、投入公共资金来刺激经济,以恢复市场信心。但直到去年10月,桥本内阁仍坚持表示“不考虑投入公共资金”,导致股价一下子跌破15000点大关,使得经济界大骂桥本和三塚。10月至11月,桥本内阁接连抛出第一、第二紧急经济对策,但都是以坚持财政改革为前提,既不减税也不投入公共资金,再次使经济界深感失望。

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接连破产,一部分金融机构出现了挤兑风潮。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桥本内阁不得不承认经济“停滞不前”。这意味着桥本和三塚倡导的财政改革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为了迎接全球经济自由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三塚博在推行另一重要改革——金融结构改革过程中提出了“金融大爆炸计划”,准备改革日本目前封闭和“不自由”的金融体系。按照他的设想,将大幅调整金融管理政策,改变过去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做法,按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优胜劣汰,努力加强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界的竞争能力。但由于此项计划触动了众多大财团的经济利益而未能真正实施。在此之后,三塚博的地位明显下降。自民党组成了党内元老为首的安定金融秩序的特别机构——紧急金融安定对策本部,但作为大藏大臣的三塚博

在此机构中却仅是个配角。此后,日本政府抛出许多稳定金融秩序的措施,一改过去的过度保护政策,没有向资金周转失灵、经营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任何营业性周转资金,任其自行倒闭。只是在这些金融机构宣布倒闭后,为了保护储户利益,提供了用于清偿储户存款的特别融资。然而,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导致股价暴跌,金融机构资产剧减,自有资本比例大幅下降。银行为了减轻信贷风险,提高了对企业的贷款条件,严格控制贷款余额,使一些很有希望的高科技企业也因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1997年日本破产企业负债总额创历史最高记录。企业对经济前景悲观,经济动向指数不断下降,个人消费不旺,企业库存增加,设备投资谨慎,日本经济出现恶性循环。而这一切恶账,首当其冲都算到了作为大藏大臣的三塚博的头上。

1997年11月21日,日本新进党、民主党和太阳党三个在野党联合向众议院提出对大藏大臣三塚博的不信任案,并要求桥本政权对接连发生的金融机构破产事件负起政治责任。不信任案认为,三塚博对日本金融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藏大臣应予罢免。

此次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对地位本已岌岌可危的三塚博来说无异于落井下石,最终导致他的下台。

善后维艰

大藏省官员受贿丑闻是近年来日本政府机构内影响较大的丑闻,不仅严重损害了大藏省“神圣”的政府机构的形象,而且进一步加重了由于金融丑闻而引起的公众对证券公

司、银行及某些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心理。舆论认为,在日本金融界出现经营不善现象和各种丑闻、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和众多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政府机构大藏省的丑闻,不仅对最近以来支持率空前下降的桥本内阁极为不利,而且对日本经济今后的复苏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桥本龙太郎 1 月 30 日晚正式任命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松永光为新的“大藏大臣”。松永光在新任大藏大臣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彻底查清大藏省的受贿事件,严肃纲纪,努力重新获取国民的信任。松永光说,日本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日本)经济的最佳疗法是尽快实行所得税特别减税计划和本(财政)年度的补充预算案,”才能在削减预算赤字的同时刺激经济,使两个目标“不会相抵触”。

松永光生于长崎,现年 69 岁,已有 29 年的从政经验,曾担任检察官,为人直率,有“廉洁先生”的美誉。舆论认为,松永光在关键时刻受命出任大藏大臣,将对日本今后的经济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桥本内阁已不得不考虑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被迫调整政策,放慢财政、金融改革的步伐,把促进经济复苏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有悖于财政和金融改革的对策,以促进经济恢复。这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从今年 2 月开始实施的以赤字国债为财源、总额达 2 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措施。1 月 28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 1997 年度财政预算修正案,决定加大公共投资,扩大内需。日本政府还决定发行 30 万亿日元的巨额国债,购买大型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和次等债,增加其资本金并充实存款保险机构实力。

日本舆论认为,桥本内阁公布的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

表明,政府已经暂时搁置财政和金融改革计划,如果经济不能尽快复苏,日本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计划将很难在预定的期限内完成。

警惕：“黑钱”无孔不入

冰 阳

随着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的活动变本加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黑钱”污染了全球的金融网络,威胁着世界经济。要控制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各国政府需要加强金融管理与执法,跟踪金钱的流动,清查洗钱活动,同时还需要国际警察、外交、银行各界的密切合作。

联合国最新一份报告显示,每年全球犯罪集团清洗“黑钱”的数额,已增加到创纪录的4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贸易总额的8%。这个数字比当年的钢铁和汽车国际贸易的总额还多,与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额不相上下。联合国负责毒品管制和预防犯罪事务的副秘书长特别助理布拉达尼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各国生产总值的2%到5%来自“黑钱”。“黑钱”的流动会破坏市场的顺利运作,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而仍有大约70%的联合国成员国仍然没有启用预防和打击“黑钱”流动的相关法律。

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体制不再因超级大国的对峙而死水一潭。随着全球对非法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日益膨胀,有组织的跨国犯罪迅速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特殊“行业”。

犯罪集团控制的非法资金最容易对发展中国家成长中的脆弱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法

规软弱无力,致使巨额非法资金很容易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其数额之大甚至往往能够左右价格系统,从而干扰国家经济政策的正常实施。而国家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提高利率等手段控制过热经济的努力并不是总能奏效的,况且大量非法资金的涌入会扭曲传统经济指标的准确性。目前,虽然无法准确统计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的资金具体有多少,但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万亿美元。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竞相采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一直对有组织犯罪集团资金的非法活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作为世界上最大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庇护着有组织犯罪集团相当一部分的活动和资金。

传统上,敲诈勒索一直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最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在俄罗斯,约70%至80%的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将其收入的10%至20%用于支付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凯里所著的《新的战争:犯罪之网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一书透露,仅俄罗斯石油工业支付的敲诈勒索费用就相当于俄罗斯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20%。美国官员不愿意估算美国1987年至1993年在俄罗斯的600亿美元投资到底有多少最后落入了犯罪头目们的腰包里,但他们都认为,那里的敲诈勒索风气显然阻碍了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投资。英国伦敦的金融家们承认,1996年他们曾支付数千万美元的敲诈勒索费给威胁要破坏他们的电脑系统的国际黑帮,这些钱被转移到了无法追查的海外账户中。他们认为,持续3年的诈骗阴谋对英国的金融公司、银行及国防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伪造货币是很受有组织犯罪集团青睐的另一项活动,也

同样难以跟踪追查。目前全球流通领域中的假币总额有多少很难估计,但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的证词显示,仅1992年至1993年一年时间里,在美国流通的假币就增加了300%。

有组织犯罪集团其他非法活动的收入同样难以估计,不过从一些零碎数据可见其一斑。例如,俄罗斯犯罪集团非法出口原材料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约为100亿美元;而尼日利亚犯罪团伙以达拉斯为基地,在1996年的一个信用卡诈骗案中,每月净赚250万美元,使数百位持卡人遭受重大损失。

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来说,毒品仍然是最为赚钱的“生意”,每年纯利润在1000亿至400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美国联邦预算的60%。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出现了贩毒集团日益向军火走私集团的演变。这些犯罪集团利用其错综复杂的运输网络,在爆发冲突的地区,将传统的毒品走私转变成贩卖军火。东南亚“金三角毒王”坤沙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坤沙与官方达成协议之前,他控制的贩毒集团武装“蒙泰军”的武器装备,远比与其作战的缅甸及泰国等国政府军的装备要精良得多。

除了贩毒和盗窃车辆之外,有组织犯罪集团最大的生意是洗钱。每天大约有2万亿美元在全球的银行网络中快速流动,所以很难跟踪混迹于其间的“黑钱”的走向。在1994年召开的一次关于有组织跨国犯罪的会议上,美国海关总署署长卡洛尔·哈利特在发言中证实,美国1993年的洗钱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犯罪集团的头号收入来源是毒品,但哈利特估计该年度全世界被洗过的3000多亿美元“黑钱”中只有35%与毒品有关。他认为,走私军火和核材料可能给犯罪集团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

洗钱的一个常用方法是通过合法生意进行掩盖。约40%的俄罗斯黑手党犯罪集团以约1500个掩护性公司作为其公开的“脸面”，并控制着4000多家企业，包括约400家银行和45家商品及货币交易所。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詹姆斯·沃尔西的证词表明，在俄罗斯，饭馆、酒吧和商店是常见的掩护性场所，这就是为何即使经常空空荡荡的商店的账面上也经常有巨额赢利的原因。

设立虚假企业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另一种常用的诡计，而加勒比地区是虚假企业的“黄金集散地”。著名的国际律师兼洗钱问题专家杰克·布卢姆曾指出，在加勒比地区某群岛国家，成立一个公司只需要1500美元，再有1000美元就可以维持其至少一年时间的存在；另加1500美元，便可保证做到完全隐姓埋名。而在这个国家，在一年的时间里，新成立的公司或短命倒闭的公司都多得不可胜数，而公司一旦倒闭，归于其名下的资金的踪迹也就荡然无存，根本就无法去寻找其来源。

此外，股票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心的股票市场也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看好的“热点”。例如，俄罗斯已经成为最为兴旺的“洗钱中心”，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越来越频繁地通过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清洗来自哥伦比亚的毒品资金，并在股市交易中顺手获取200%至500%的暴利。

虽然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大多数犯罪分子还是像资本家一样，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而这些犯罪集团首选藏匿巨额非法资金的地点还是加勒比地区，因为这里长期以来就是一流的“资金安全庇护所”。目前在加勒比地区最为流行的新一代“伪银行”完全按照合法银行的规则进行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其客户绝大多数都是毒品贩子。